



羊城晚报

五十周年纪念

总策划 梁国标

主 编 张 维

五十年花地精品选

散文卷 上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五十年花地精品选

总策划 梁国标

主 编 张 维

副主编 何 龙

散 文 卷

上

主 编 胡区区 吴小攀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50 年花地精品选. 散文卷 / 张维主编; 胡区区, 吴小攀分册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60-5382-3

I. 5… II. ①张…②胡…③吴…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7684 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欧阳衡 林 菁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45.25 2 插页

字 数 91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90.00 元 (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50

五十年花地精品选

散文卷（上卷）

目 录

陈建功 ◇ 序 1

2007—2000

熊召政 ◇ 烟花三月下扬州 3

何卓琼 ◇ 生死劫 5

张 维 ◇ 乌镇的茅盾 7

迟子建 ◇ 从此岸到彼岸 10

廖红球 ◇ 写竹记 12

余 华 ◇ 和一个德国人有关的故事 ... 14

李清明 ◇ 寻狗 16

陈希我 ◇ 我们何尝不想嚎叫一下? ... 18

鬼 子 ◇ 关机 20

肖建国 ◇ 遥想莫应丰 22

王祥夫 ◇ 说腊梅 27

鄢烈山 ◇ 关于《孔雀》的社会学解读
..... 29

余光中 ◇ 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 31

丘树宏 ◇ 香山梦寻 33

谢望新 ◇ 珍藏一个名字：母亲 36

万振环 ◇ 儿子成家去了 44

赖海晏 ◇ 叹茶 46

彭荆风 ◇ 茗饮欲忘归 48

韩少功 ◇ 生态的压力 50

卢锡铭 ◇ 又闻木屐声 52

曾敏之 ◇ 寂寞张九龄 55

黎焕颐 ◇ 与骆驼的生死交 57

吕 雷	◇ 在胶林里读唐诗	59
林 岗	◇ 城市的记忆	61
张宇航	◇ 贺兰山,阿拉山	63
陈俊年	◇ 南边的岸	66
郭小东	◇ 四月绝响	70
尤 今 (新加坡)		
	◇ 沙漠与我	73
张抗抗	◇ 扎龙与丹顶鹤	76
梁国标	◇ 厚重的古城墙	78
何立体	◇ 闲话长沙人	80
洛 夫 (加拿大)		
	◇ 一叶知秋	82
李敬泽	◇ 一盏历史之茶	84
蒋子龙	◇ 在夹缝中	86
梁晓声	◇ 人·燕子和蛇	88
陈世旭	◇ 庐山思绪	90
何 顿	◇ 我的遥远的何家山	93
吴小攀	◇ 寻访北京鲁迅旧居	96
舒 婷	◇ 亲密电脑	99
高洪波	◇ 拙政园的荷.....	101
陈四益	◇ 读书不容易.....	103
韩少功	◇ 八景忆雪.....	105
石钟山	◇ 北京平民.....	107
摩 罗	◇ 韩国的筐子与中国的猫	109
余 杰	◇ 梦想里的“庄园”	111
祝 勇	◇ 夜宿王村.....	114
海 男	◇ 爱的特权.....	116
铁 凝	◇ 关于头发.....	118

目 录

阎连科	◇	我本茶盲·····	122
熊育群	◇	京西土炕·····	124
苏玉光	◇	黑山羊·····	127
费 勇	◇	一个夜晚思绪飘渺 ·····	130
王 火	◇	我看唐宁街十号·····	131
彭见明	◇	藏獒·····	133

1999—1990

淳 亮	◇	儿行千里·····	135
从维熙	◇	书斋轶事·····	137
蔡玉明	◇	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141
陈 染	◇	瞎走的乐趣·····	144
饶芃子	◇	在纽西兰过大年初一 ·····	147
李存修	◇	爱心无国界·····	150
李 紫	◇	在纽约过旧历年·····	153
舒 乙	◇	冰心心中的波涛·····	155
郑启谦	◇	桥的变迁·····	159
余秋雨	◇	千年巡拜 ——余秋雨日记·····	161
金敬迈	◇	怎不见三黄四黄莲蓉月 ·····	165
柯 蓝	◇	岂不快哉·····	167
洪三泰	◇	雷州半岛的太阳·····	170
陶斯亮	◇	致母亲 ——白云山上的祭文 ·····	173
郭 风	◇	一位教授及其住宅·····	176
陈跃子	◇	渔家客宴·····	178

目 录

黄苗子	◇ 书法之道·····	181
杜 宣	◇ 东林寺的怀念·····	183
柳 明	◇ 感受向日葵·····	188
唐朝人	◇ 导游的艺术·····	191
于光远	◇ 毛岸英的故事·····	194
张中行	◇ 打油销夏一例·····	197
赛 茵	◇ 观奇探胜去保山·····	199
邓 刚	◇ 我的活法·····	203
白 桦	◇ 太阳雨·····	205
仇启明	◇ 仲夏忆杭州·····	207
范若丁	◇ 我的两个母亲·····	209
田 瑛	◇ 瑶山，另一道风景·····	211
江静波	◇ 十八岁离家·····	214
节延华	◇ 走近黄河·····	217
刘剑锋	◇ 感悟苏黎世·····	220
谭光荣	◇ 面对吃饭·····	223
张海迪	◇ 我的麻由咪·····	226
邓友梅	◇ 从大伯公说到老广·····	230
区 区	◇ 寻找菊花台·····	232
高 风	◇ 说三不道四·····	236
李春晓	袁效贤	
	◇ 除夕之吻·····	239
季 子	◇ 学跳舞·····	242
何继青	◇ 男人是一棵树·····	247
关夕芝	◇ 比金牌更宝贵的·····	
	——写在奥运一百周年	
	·····	249
黄咏梅	◇ 补胎人记·····	252
池 莉	◇ 瓷器的意味·····	254
刘心武	◇ 谁是天生杀人狂·····	256

目 录

刘 陶	◇ 啼血杜鹃别样红 ——故乡杂记·····	259
杨应彬	◇ 献给母亲 ——纪念母亲节·····	262
邹月照	◇ 广东股民没有胆·····	266
邹 镇	◇ 大山的回忆·····	268
张雄辉	◇ “汤”说广州人 ·····	271
张振金	◇ 深巷的白杨·····	273
罗 韬	◇ 鸽迷·····	276
戴胜德	◇ 花城又新春·····	278
关振东	◇ 好鸟枝头亦朋友·····	281
皮 皮	◇ 因为下雨·····	283
肖复兴	◇ 说北京话·····	285
肖 力	◇ 雷州风情杂记·····	287
萧 乾	◇ 父子谈心·····	290
李国文	◇ 名片小考·····	292
华君武	◇ 说殡仪·····	295
方 方	◇ 一个好家给人的怀想 ·····	297
蔡常维	◇ 草原试马·····	299
陈志红	◇ “骑楼”文化 ·····	301
周 明	◇ 藏龙卧虎的胡同·····	304
竹 林	◇ 小人鱼与竹子·····	307
叶永烈	◇ 男女双打·····	310
徐 迟	◇ 《幻灭与幻梦》集 ·····	312
王业群	◇ 表哥·····	317
刘逸生	◇ 电脑黄昏恋·····	320
汪曾祺	◇ 岁朝清供·····	323
楚 明	◇ 床前明月光·····	325

目 录

爱泼斯坦	◇ 重返新会印象·····	327
公 刘	◇ 致小偷先生的公开信 ·····	330
张 为	◇ 杀心初起·····	333
徐南铁	◇ 状元有墓·····	335
微 音	◇ 我有幸两次采访毛主席的 活动 ·····	337
叶文玲	◇ 生鱼片与情义豆·····	342
叶兆言	◇ 活着多好·····	344
张 波	◇ 六岁的美丽·····	346
冯苓植	◇ 话说骆驼·····	349
王 蒙	◇ 名单学的新花语·····	352
林海音	◇ 访母校忆儿时·····	355

目 录

《花地》在中国当代副刊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动摇（代序）

陈建功

我很高兴得知羊城晚报《花地》副刊50周年纪念活动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更高兴地得知“花地”副刊决定，在今天的纪念会上，把50年来积累下来的副刊制作成电子文本，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这是意义重大且深远的事件。因为，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是文学副刊中不可多得的旗帜性园地。从1957年10月1日她和羊城晚报一起面世开始，就以独树一帜的姿态引人注目。我以为，“花地”之有今天，固然由于她版面的气势和每天一刊的流量，更由于她历经半个世纪而不变的对文学的执着，由于她50年来荟萃了那么多名家名篇，推出了那么多文坛新人，思想活跃、栏目新颖，与时俱进，锐意图新。因此奠定了《花地》在中国当代副刊史乃至文学史上无可动摇的地位。在她创刊50周年之际，她欣然选择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纪念大会，同时又欣然捐赠50年积累的精神成果，可以说实至名归，具有充分的自信和深刻的含义。为此，我谨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对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创办5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花地》的珍贵捐赠，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还要指出，《花地》捐赠的意义还不只是在《花地》本身，我希望以此为开端，随着《花地》越办越好，继续得到《花地》的捐赠，我还希望得到全国各报纸副刊乃至海外华文报纸副刊与《花地》相类似的捐赠，那样，我就可以自豪地宣布，我们拥有中国当代副刊史的丰富馆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也算为文学副刊的研究作出了一些贡献！

50年来，在一代一代编辑的苦心经营下，《花地》成为了一片文学的热土。《花地》的文章作品，品位不俗，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和热烈的时代气息。我还记得在《花地》副刊上读过游国恩《说〈哀郢〉》、余冠英《诗经今译》，曾大大激发了我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而李霁野、罗大冈先生的海外书评和作家评介，也曾给我开启了另一片视野。秦牧的《迁坟记》、韩北屏的《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及至后来发表的陈国凯、杨干华、叶蔚林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又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动人心扉。《花地》副刊“不薄旧人爱新人”，名家如云、佳作如云，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率先发表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停笔多年的林庚先生和俞平伯先生的新作，据说那是当时的编辑登门拜访求来的文字。对遭受不公平待遇的老一代作家是如此，对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也不例外。我还记得陈国凯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羊城晚报复刊时，写了《我从花地来》表示祝贺，回忆自己在《花地》发表处女作和成名作，在萧殷同志的帮助下，走上文学道路的经过。

《花地》爱作家，爱作品。《花地》爱短作品，也尽其所能扶持长篇作品。我就曾经被《花地》上的长篇连载所深深吸引。我从那里读过郭沫若的《蔡文姬》和欧阳山的《三家巷》。《花地》不仅爱文学，而且爱戏剧、爱美术、爱音乐，爱一切美的文艺形式。《花地》发表的艺术作品和艺术评论，大大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生活，也为作家艺术修养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我的这些个人的片断感受实在无法概括《花地》副刊50年来的巨大成就。历经半个世纪的风云，《花地》已经成为影响广泛、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副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相信，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羊城晚报社委会的直接指挥下，《花地》一定能发扬优良传统，创造更好的业绩，开创更为辉煌美好的未来！

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祝贺《花地》，祝愿《花地》，祝福《花地》！

（这是陈建功在羊城晚报《花地》50周年座谈会上的致辞）

烟花三月下扬州

熊召政

儿时就背诵唐诗人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绝句，当时只觉得它好，但好在哪里却说不出来。中年以后，才悟出这诗的妙处全在“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句上。

扬州古称广陵，人们又叫它淮扬。清代之前，扬州因靠着大运河，一向被誉为南北枢纽，淮左名都。以今天的地理概念，扬州在苏北，不属江南。但古人自北方舟船而来，一入扬州，心理上便感觉到了江南。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其第一站盘桓之地，都定在扬州。江南是以长江为界的，从这层意义上，扬州不算江南，但它处在淮河以南，属不南不北之地，且扬州的人文风气，山水风光，都是近南而远北。杜牧在扬州留下的诗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便绝不是凛冽的北地所能产生的情境了。

历史上的扬州，自隋至清 1000 多年间，虽屡遭兵燹，却不掩其繁华锦绣的气象，大凡一个城市，就像一个人那样，命运各异，有好有坏。有人终生困顿潦倒，喝凉水都塞牙；有人少年得志，到老也无灾咎。扬州属于那种“贵人多难”一类。比起杭州、苏州，它受到蹂躏最多。但每遭蹂躏之后，它总能顽强地恢复生气。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八字用在扬州身上，也是合适的。

古扬州最令人向往的地方，当在小秦淮与瘦西湖两处。其繁华、其绮丽、其风流、其温婉，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里皆记述甚详。西湖之名借于杭州，秦淮之名借于南京，但前头各加一“瘦”与“小”字，便成了扬州的特色了。我一直揣摩扬州人的心理，天底下那么多响亮的词汇，他们为何偏爱“瘦”与“小”呢？这两个字用之于人与事，都不是褒扬的意思。时下有种风气，无论是给公司取名，还是为项目招商，均把名头拔得高高的。三个人支张桌子，弄台电脑，派出的名片却是“亚洲咨询公司”一类；两三张食桌的厅堂，美其名曰“食街”。总之，能吹到多大就吹到多大。照这个理儿，瘦西湖完全可叫“大西湖”或“金西湖”，小秦淮也可叫“中国秦淮”或“银秦淮”了。古扬州城中，虽然住了不少点石成金的商人，但铜臭不掩书香，负责给山水楼台命名的，肯定还是李斗、焦循这样的秀才。这两处名字最令人寻味：西湖一瘦，便有了尺水玲珑的味道；秦淮一小，也有了小家碧玉的感觉。如此一来，山水就成了佳丽一族，而扬州城也就格外地诗化了。

如是，话题就回到“烟花三月下扬州”上头，知道扬州的地理与历史，就

知道什么季节到扬州最好。因为没有红枫，更没有与红枫相配的壮阔逶迤的峰峦沟壑。秋老时分到扬州的意义就不大。杜牧说“秋尽江南草未凋”，未凋并不等于葳蕤，失了草木欣欣的气象。莺飞燕语的三月却不一样：那杨柳岸畔的水国人家，那碧波深处的江花江草；园林台榭、寺观舫舟，一色儿都罩在迷离的烟雨之中。此时的扬州，那些硬硬的房屋轮廓都被朦胧的雨雾软化了下来，曲折的小巷浮漾着兰花草的幽香。湖上的画舫，禅院的钟声，每一个细节上，都把江南的文章做到了极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样的句子把我们东方人的审美意趣，写得如同梦境。在三月的扬州，我们是可以寻到这种梦境的。为了这梦境，我曾动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念头。结果，一打听，人家告诉我，现在从武汉到扬州，根本无水路可通。扬州的繁华还在，但唐代的风流不再。若有意去欣赏今日的扬州，只能自驾车从高速路上去了。

生死劫

何卓琼

有个同事，被我们明里暗里叫做“国民党”。如此称之为因由，说起来很搞笑。

此君与我同是以文为生。当年他要求进步，多次申请入党，可就不知因何屡屡被阻。后来，他不再申请了，掉转身加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他带着国民党党员身份重新出现时，我们为之大愕，继而大哗，再就大笑。自此，“国民党”那块招牌就跟定他了。

有回我悄悄问他，“那边”怎样？

他欲笑不笑犹还笑，说，都几“着数”，不时茶话会，有吃有喝。

我又大笑。

后来，更“着数”的事等着他了。那是前几年，他和我被挑出来，呈送“上头”选一个进省政协。他的党派身份自然比我更具代表性，顺理成章当上省政协委员。

眼看他顺心遂意地做人做文，岂料那无常大劫却突然逼近了他。

一个夏日，突然惊闻他病危。等我赶到医院，他早已昏迷。透过监护室的玻璃窗，看到他人人事不省地瘫在病床上，身上插着救命的大管小管。

医生说，他是肝昏迷，如不及时换肝，就只剩两天命了。

当时的感觉真个如五雷轰顶不寒而栗！

我们战战兢兢跟着医生来到办公室。这时，我才留意到一对弱女凄妇——那是他的妻女。早听说他妻子对他如珠如宝，我对其妻便先有了一分敬意。我总以为，作家最是万难消受的一族，心性倾斜不说，还尖刻自我，谁摊上都苦不堪言。她竟能如宝般受落，实属难得。

这时，听得她怯怯问医生：若换肝，成数有多少？

五十、五十！——医生脱口而出滴水不漏。

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助掠过她的脸。我心知她祈求支撑，哪怕医生给她百分之一的倾向，对她都是生死攸关的撑持。我也明白医生何以“各打五十”，因为确有风险。刚才监护室就躺着一个全身发黑的病人，那人换肝失败行将不治矣。

换肝费用多少？——她又问。

二十五六万。——医生答，又补一句：若换肝成功，要终生服用抗排斥药。

抗排斥药是进口贵价自费药，月费数千元！

我胆战心惊。可怜这凄妇走到人生的三岔口：不换肝，夫妻顷刻生死两茫茫；若换肝，须得倾其所有。倾其所有的结局是两个，成则救回一条命，但得年年月月继续倾其所有。败呢，人财两空！总之，她面对的是残酷的赌博，真正的赌身家赌性命。

有一瞬，她的目光空洞呆滞，大脑定然一片空白。还在读大学的女儿懂事地紧紧挽着她。我突然想，若然这母女换作母子或父女，总之有一个是男性，恐怕会少一些凄惶。这种时候最需要男性的担当决断。我又回看我等三人，虽有一个男士，但到底是同事。人命关天，外人总不好说。

她举棋不定，终于将目光转向我们。“点（怎么办）呢？”她问我们又像问自己。

这时，一句粗重决绝的男音应声而起：“就是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救！”言者正是在场五人的唯一男性。此君平日写评论，不苟言笑。如今也是惜墨如金，只此一句再不多言。他与病者是挚友，日日来院探望。

这如石子崩突而出的话语真个雷霆万钧，横扫一切优柔寡断。

只见凄妇突然镇定下来，拿起笔，义无反顾地在手术书上签字。

我狂松一口气。也就想到古人说的“刎颈之交”及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类。想想，事关身家性命，能不顾一切为你“博”为你“甩牌”，不就是“刎颈”、“两肋插刀”么？！

第三天，最后关头她丈夫换了肝。

我再去医院探望时，“国民党”已死过翻生。他从病床上坐起来，脸上又浮起那熟悉的欲笑不笑犹还笑。他说手术很成功，换上的肝“好靓”，肝主才二十几岁呢。接着又说了“异肝”入植肌体的种种趣怪。

看着听着他谈笑风生，我不敢再想当日他奄奄一息命悬一线。

乌镇的茅盾

张 维

终于踏在了乌镇的石板路上。

对乌镇的心向往之，并不是慕其江南水乡古镇的名声，来此逍遥游一遭的。

自周庄成为旅游热门景点之后，各地的风情古镇不断地被发现、挖掘，继而包装上市。雷同的元素和泛滥的商业气息在摧残了乡间古韵淳风的同时也败坏了人们的游兴，我早没了享受乡村游那日则沐暖阳而徜徉于青石窄巷，夜则临碧水而举杯邀月、枕清流而熟眠的奢望。

我之来乌镇，完全是为了寻访茅盾。

中国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是革命文学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在我心目中的色彩却一直不很明晰，很不同于同样出生在浙江且与人间天堂杭州距离差不多的绍兴人鲁迅。提起鲁迅，便不能不想到“横眉冷对”这个词，他的形象就是一位眼里容不得砂子的永不休战的文化斗士；而透过茅盾的代表作《子夜》、《林家铺子》，我感受到的茅盾先生似乎总在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这个世界，对他笔下的人物甚至批判的人物几乎都抱着充分的理解和悲悯，这似乎和他所拥有的官方头衔在那个时代应有的“标准色”有些矛盾，因而，我也对养育了他的这方水土充满探究的好奇。

踏在乌镇的石板路上，沿东栅的主干道观前街行走，先去参观了茅盾先生曾经就读过的立志小学，出门没几步就是先生的故居了。先生在观前街的故居并不临水，在以水为灵的乌镇，宅子的位置并不好，而且这四开间的楼房是“假两进”，楼上楼下，都很低矮，是先生的曾祖父分两次买下的“二手房”。

先生的曾祖父本是在乌镇开旱烟店的，后来到上海闯世界，做山货行生意赚了些钱，捐了个分发广东的候补道，又做了几年梧州税关监督，带了万把两银子告老还乡。曾祖冀望儿孙们从科举出身，改换门庭，然而他的三个儿子虽有两个中了秀才，但终与举业无缘，又别无长技，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啃老族”。因而沈家在乌镇也只能算个小康之家，并不算富豪大户。院落里最阔的天井也只一丈见方，有一丛翠竹默默地诉说着往昔故事。

他的孙儿，也就是先生的父亲倒是个有志之士，十六岁就中了秀才，后从世传名医的岳父学医，厌八股而崇新学，自学数学和声光电等科学新知识，曾梦